欧盟战略自主如何梦想成真？

本报记者 高 乔

热点对话

1月26日，为缓解当前乌克兰危机，法国、德国、俄罗斯、乌克兰在法国巴黎共同举行“诺曼底模式”四方会谈。四方在会谈后表示，各方应无条件遵守停火协议，并加快推进明斯克协议的实施。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呼吁，各方应共同努力缓和危机，迅速降级矛盾，避免军事冲突。

以乌克兰危机为缩影，近年来，欧盟在安全防务等多领域推进战略自主，但进程艰难坎坷。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变幻，欧盟积极推动战略自主有哪些深层原因？与美国有哪些核心矛盾？前景如何？本期报道邀请3位专家共同探讨。

■ 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闫 瑾

■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助理 张 骥

■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王 朔

欧盟推动战略自主有何深层原因？

据路透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称：“欧洲和美国协作是件好事，但欧洲有必要展开自己的对话。我们必须提出欧洲的联合提案、联合愿景、新的安全与稳定秩序。”马克龙表示，支持欧盟在防务领域拥有自己的“战略自主权”，欧盟必须使自己处于确保“能受到尊重”的地位。

王朔：欧盟一直希望乌克兰成为欧洲面对俄罗斯的安全缓冲区。因此，在乌克兰危机中，避免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正面冲突和直接对抗，是欧洲的底线和共识。但在如何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上，欧盟各成员国态度明显不一：波兰等波罗的海周边国家，处在欧洲面对俄罗斯势力的“前线”，对俄罗斯态度强硬，希望美国领导的北约对俄罗斯保持强势；法国、德国、捷克等国虽然与俄罗斯有分歧，但寻求与俄罗斯保持高级别的对话；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距离俄罗斯较远，对俄罗斯“军事威胁”感受并不强烈，希望与俄罗斯维持稳定贸易和合作。欧盟内部对俄态度的差异直接体现在各成员国的具体行动中。此前，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毒刺”防空导弹，爱沙尼亚宣布提供“标枪”反坦克导弹，但德国国防部长兰布雷希特称“提供武器目前无助于化解危机”，且有意阻止爱沙尼亚向乌克兰提供德制武器。

张骥：在乌克兰问题上，美欧的态度存在重要差别。由于乌克兰与欧洲地缘临近，乌克兰危机如若恶化，将对欧洲安全造成较大威胁，因此，欧盟希望尽可能避免乌克兰危机的进一步升级，以法国为代表的部分欧盟国家，希望推动俄罗斯与乌克兰进行对话沟通，促进乌克兰危机缓和。美国为在战略上遏制俄罗斯，向俄罗斯施压，更可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激进做法，激化乌克兰与俄罗斯的矛盾。

闫瑾：欧盟战略自主首先是在外交与安全领域提出来的，以加强欧盟独立的安全与防务力量建设。之后扩大为五个领域，包括安全、经济、数字化、气候变化与卫生健康。核心动因是增强欧盟的自主性，使欧盟成为多极世界中独立发挥作用的重要一极，能够在欧洲和世界上有效维护欧洲利益，避免沦为大国博弈的棋子。其目标是在安全上减少对美国和北约的依赖，经济上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实现供应链多元化。概括而言，推动战略自主是欧盟在内外危机综合作用下的选择，包括欧债危机、难民危机、民粹主义等内部危机，欧美分歧、中国的竞争、俄罗斯的“安全威胁”等外部压力。

乌克兰危机是在欧洲发生的欧洲事务，在解决乌克兰危机和处理与俄罗斯关系时，欧盟必须要有自己的声音，发挥欧盟的独立作用，而不能仅仅是听从、追随美国的外交路线。如果欧盟对欧洲自身的安全问题都没有发言权，都没有能力提出自己的主张，那么，在大国博弈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今世界，欧盟只能被看作跟从美国的“小伙伴”，被美国左右，难以发挥独立一极的作用，这既与欧盟的经济实力地位不相符，也很可能沦为大国博弈的棋子。

在欧盟战略自主问题上，美欧有哪些核心矛盾？

美国《政治报》网站刊文称，多年研究跨大西洋关系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客座研究员布鲁斯·斯托克斯，最近就北约的状态进行了50多次访谈，结果显示，澳英美联盟和美国从阿富汗仓促撤军引发的争端仍在破坏美欧关系。柏林的一位受访者对斯托克斯说：“围绕‘将重心转向亚洲’产生的焦虑、怀疑和悲观在欧洲各地都很普遍。大家担心这会导致跨大西洋脱钩。”

张骥：2021年，美国事先未与欧盟充分协商就从阿富汗仓促撤军、美国组建澳英美联盟等事件，让欧洲人进一步感受到，美国在涉及欧洲核心安全利益的关键问题上，并未顾及盟国利益主动与欧洲进行战略协调。欧美关系的深层裂痕刺激欧盟寻求战略自主。此外，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地缘政治一定程度呈现回归态势，在中美、俄美博弈的过程中，欧盟为保障欧洲利益，需要调整其在地缘政治中的角色，增强欧盟作为国际事务重要一方的战略能力。

闫瑾：欧美分歧表现在诸多领域：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美国往往采取单边主义，动辄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欧盟则支持多边主义，推崇通过外交、谈判等非军事手段和平解决争端，慎用武力，所以欧盟被称为“民事力量”或“规范力量”；在对待欧元问题上，美国不希望作为欧洲统一货币的欧元过于强大，不愿看到欧元有能力挑战美元的世界金融霸主地位；在数字化建设方面，美国在全世界包括欧洲打击华为5G技术，欧盟有些国家（如德国）在对待华为5G技术上则有不同看法；在能源问题上，美国反对“北溪-2”项目建设，不希望看到欧盟与俄罗斯能源合作深入发展，而德国坚持发展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尽管“北溪-2”项目暂停审议，但德国认为欧洲能源安全和能源多样化，离不开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在对华政策上，美国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全面打压中国。欧盟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2019年3月12日欧盟出台的《欧中战略前景》尽管把中国视为竞争者和制度对手，但强调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简言之，美欧分歧的核心在于美国希望发展自己主导下的大西洋伙伴关系，欧盟虽然十分重视发展与美国的关系，但强调构建平等的、符合欧盟利益的大西洋伙伴关系，同时强调战略自主，维护“欧洲主权”。

王朔：美欧最大的分歧点在于双方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不可能采取完全相同的策略。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出发点在于维护全球霸主地位，掌控全球秩序；欧盟虽然希望享受西方世界的制度红利，但并没有称霸全球的野心，不愿意在大国博弈中选边站队。在目前国际形势下，无论是乌克兰危机还是中东、北非局势，欧盟在处理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国际事务时，常常“身不由己”，不得不被绑上“美国战车”，不能完全掌握自身命运。而且，美欧之前出现矛盾时，美国往往会毫不犹豫地牺牲欧洲利益，这在阿富汗撤军事件中就表现得尤为露骨。美国习惯把欧洲当作一张牌来打，欧洲不愿意继续充当这样的国际角色，这一核心矛盾促使欧盟不断推进战略自主。

欧盟推进战略自主前景如何？

1月1日起，法国接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为期半年。“我们要让内部合作的欧盟成为对外强大、主权完整、决策自由、命运自主的欧盟。”马克龙近日在介绍法国轮任欧盟主席国的工作目标时说。法国《回声报》评论称，主持欧盟理事会的6个月，将是法国“担起欧盟雄心的历史时刻”。马克龙政府的行动计划再次凸显“通过强化欧盟主权来捍卫法国主权的至关重要性”。

闫瑾：法国是“欧洲主权”的倡导者和核心推动者。今年上半年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对欧盟推动战略自主进程会有重要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介绍了法国的工作计划，包括推动欧盟防务建设、研究经济议题、应对移民问题等。法国计划于3月主办欧盟特别首脑峰会，讨论相关议题。法国官方明确表示，推动欧盟的战略自主性，是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的重要议题。

然而，推进欧盟战略自主进程实非易事。欧盟成员国对于推进欧盟战略自主的态度是有分歧的，法国、德国等大国积极支持战略自主，波兰、波罗的海国家、罗马尼亚等国则持怀疑态度，害怕欧盟战略自主损害他们与美国的关系，削弱北约对欧洲安全的保护作用。欧盟战略自主遇到的困难，首先是欧盟成员国对于战略自主认识的分歧，如何达成共识、避免分裂，是严峻挑战；其次，战略自主能力建设不足，欧盟的硬实力建设，特别是独立防务力量的发展远远不够，任重道远。第三，美国的态度非常重要。目前美国对于欧盟战略自主的态度比较模糊，如果美国从中作梗，欧盟要发展独立防务阻力会很大。

张骥：欧盟谋求的战略自主是全面的战略自主。一方面，战略自主不仅体现在安全防务领域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也体现在欧元国际化、数字主权、能源问题等多领域，欧盟谋求独立于美国、符合欧洲利益的立场。另一方面，在当前中国影响力不断提升、美国极力巩固全球霸主地位的国际形势下，欧盟不希望成为任何一方的附庸，因此寻求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然而，美国对欧盟推动战略自主的行动不可能听之任之。一方面，美国可能利用欧盟国家中，如波罗的海国家等国对美国安全保护的依赖，“离间”欧盟内部阵营，影响欧盟推动战略自主的进程。另一方面，在北约已有的安全防务体系下，欧盟目前并没有能力抛开美国建设真正独立的防务体系。可以说，欧盟在安全防务方面对美国的依赖，是欧盟推动战略自主进程受阻的根本性原因。

王朔：法国总统马克龙一直积极主张欧盟战略自主，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也是他振兴法国大国地位、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一个重要机会。然而，马克龙推动欧盟战略自主的构想能否实现，还受许多因素影响。其一，马克龙推动欧洲议程受法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法国总统选举将于4月举行，尽管民调显示，马克龙略占优势，但并非稳操胜券。其二，强化“法德轴心”一直是马克龙推动欧盟建设的核心举措之一，但目前德国三党联合执政的联邦政府执政能力相对受限，在推动欧洲一体化方面与法国配合的程度可能打折扣，法国受实力所限，在推动进程方面“独木难支”。其三，欧盟国家间由于利益和需求不完全一致，在推动欧盟战略自主方面难以形成共识。受欧盟面临的内外部矛盾影响，战略自主任重道远，欧盟很长时间内恐怕难以摆脱这种受制于人的尴尬处境。

观象台

要想『战略自主』，欧盟须摆脱『随美起舞』惯性

□ 贾平凡

实现战略自主是欧盟多年的夙愿。近年来，吃尽美国不断“挖坑”的苦头，欧盟内部要求加强战略自主的呼声更加高涨。1月19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阐述法国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期间的政策立场，重申欧盟应实现战略自主。

作为战略自主的核心领域和重要支撑，欧盟防务自主近年来不断取得新进展：2016年公布《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2017年启动“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2020年开启“战略指南针”进程，2021年正式启动欧洲防务基金……此外，在经济领域，2019年底，以冯德莱恩为主席的新一届欧盟委员会上任后，提出了“绿色新政”和“数字欧洲”两大目标，并将其作为欧盟战略自主架构的技术与经济基石。

然而，欧盟战略自主进程的实际效果，并不如人意。去年5月，欧盟国防部长会议作出决议，同意邀请美国、加拿大和挪威加入欧盟军事机动性计划。这是欧盟首次接纳非欧盟国家加入其联合防务机制——“永久结构性合作”，标志着该机制蜕变为美欧联合防务机制。这再次证明欧盟防务自主始易成难。

欧盟想要实现战略自主绝非易事。

一方面，美国是欧盟防务自主道路上难以逾越的障碍。二战结束以来，欧洲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已成习惯。更重要的是，美国主导的北约才是欧洲安全的基本结构。美国不希望看到一个在安全事务上将其排除在外的欧洲，因此频繁强调北约在保障欧洲安全过程中的重要性。拜登政府宣告要重视欧洲盟国，至少姿态比特朗普政府时期缓和，一些欧盟成员国寻求战略自主的意志和动力也削弱了不少。

另一方面，欧盟内部分歧很大。欧盟各成员国对安全事务存在很大差异，导致欧盟战略自主在具体内容和真正落实上“众口难调”。欧盟防务预算短缺，也是阻碍其实现战略自主的一大因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欧盟各国对国内事务尚且自顾不暇，对欧盟实现战略自主一事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

面对外部挑战和内部危机，一心追求战略自主的欧盟，如何才能真正自主和成熟起来？

首先，欧盟需对战略自主有信心。马克龙不止一次表示：“欧盟有能力、有资源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强大的联盟，能够在不依赖国际社会其他国家的情况下实现自主。”马克龙的自信不是没来由的。就经济实力而言，欧盟GDP一直稳居全球前三。强大的经济优势可以为欧盟实现战略自主提供坚实基础。其次，欧盟还需努力摆脱对美国和北约的依赖。虽然摆脱依赖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欧盟要想真正长大，必须摆脱“随美起舞”的惯性。其一，欧盟应认清，美国所谓“共同价值观”的包装话术极具欺骗性，会对欧盟战略自主建设造成严重损害。只有在政治外交层面找到与美国的不同之处，欧盟才能真正建设自己的战略支柱。其二，北约不仅不能满足欧盟战略自主的利益诉求，还是美国钳制欧盟的工具。只有摆脱对北约的依赖，欧盟才有可能实现防务自主。其三，要想实现战略自主，欧盟各成员国必须找到更多共同利益点，以更强大的内部凝聚力应对外部挑战。

欧盟战略自主是一个过程，目前的进展还只是量的积累，要实现质的变化，需要逐渐摆脱“冷战思维”，恪守自己作为超国家行为体的定位，即维护欧洲和平与繁荣而非与他国对抗。只有完成这种战略理念上的转型，欧盟战略自主才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追随美国“印太战略” 损害地区和平稳定

日本照猫画虎也在拉“小圈子”

本报记者 李嘉宝

据日媒报道，东京时间1月21日晚，日美首脑视频会谈举行，双方再次强调日美同盟关系，同意在安全和经贸等议题上加强合作。20日，日法外长防长举行“2+2”视频会议，表示将为实现“自由而开放的印太”而推进安保合作。

专家指出，一段时期以来，日本追随美国搞集团政治，推进所谓“印太战略”，日渐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搅局者”。

动作不断

近期，日美频频向外界“秀亲密”。1月7日，日美外长防长举行“2+2”线上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对中国损害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表示担忧。据路透社报道，在1月21日的日美首脑视频会谈上，双方同意加强在紧迫的经济和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包括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等。

除美国外，法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也是日本的“座上宾”。

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日法政府1月20日深夜以视频方式举行了“2+2”会谈，这是2019年以来双方首次举行“2+2”会谈。双方强调“出于深化日本自卫队与法军实施联合训练的目的，未来双方将就改进训练相关程序开展事务级别磋商”。法方还寻求缔结《互惠准入协定》。《日本经济新闻》称，包括中国在内的所谓“东亚安全”成为会谈的主要议题。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当地时间1月6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举行视频会议，签署有关日本自卫队和澳军联合训练、应对灾害的《互惠准入协定》。这是日本在《日美地位协定》后再次缔结此类协定。根据日澳《互惠准入协定》，日澳部队联合训练时可简化携带武器入境的程序和海关手续，使两国间部队派遣变得更顺畅。该报道指出，日本政府将以此为模本，力争与英、法等国也缔结类似互惠协定。

图谋“正常”

《日本经济新闻》近日刊文称，“2021年，日本与其他国家举行‘2+2’会谈的次数达到史上最多的7次，其中两次发生在日美之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从‘2+2’会谈的主要议题看，日本致力于和相关国家达成《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互惠准入协定》，提升双边军事合作水平，试图在巩固日美同盟的同时，发展更多‘准同盟’关系。”

日本《读卖新闻》称，近日举行的日美首脑视频会谈还讨论增设“经济版”的“2+2”会谈，以探讨如何制衡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吕耀东分析，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热衷于拉“价值观圈子”，不仅从政治军事，还从经济科技等方面打压中国，遏制中国发展。美国一向视日本为实现自身全球霸权的得力盟友。从日本方面来看，二战后，日本一直希望成为一个正常的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在国际上争得更多话语权和主导权。从不断重申“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构想，到防务费连年创新高，再到大肆渲染“中国威胁”，日本的这些动作都是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步骤。日本岸田政府上台后，在延续日美同盟、继承“印太战略”的同时，更重视打“人权”“价值观”外交牌。美日等国所谓的“价值观圈子”，实际是“利益圈子”，因而能一拍即合、沆瀣一气。

破坏稳定

当地时间1月17日，岸田文雄在国会发表了上任后的首次施政演说。日媒分析称，在对华关系上，“稳定”成为岸田讲话的关键词之一。但他同时宣称，将会对中国“直言不讳”，坚持应该主张的事项。

有分析指出，日本在对华政策上具有两面性和矛盾性。日本政府强调保持中日关系“稳定”，实际上却做着破坏稳定的事。据外媒报道，近日，岸田文雄在日美首脑视频会谈结束之后的记者会上表示，考虑于今年上半年在日本举行日美澳印四国首脑会谈。2020年和2021年，四国曾多次举办马拉巴尔联合军演，加剧了地区紧张气氛。

《日本经济新闻》分析，在美国拜登政府执政期间，日本与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国家联手提升威慑力的行动还会继续下去。

在吕耀东看来，中日两国地缘相近，利益深度交融，经贸、人文等各领域合作关系紧密。日本右翼政客秉持零和博弈思维、与中国搞地缘政治对抗的行为，将损害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给日本自身复苏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还会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